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鏡 花 緣

(下)

李 汝 珍 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緣 花 鏡

(下)

撰 珍 汝 李

書 叢 本 基 學 國

王雲五主編
萬有文庫
第二集七百種

鏡 花 緣
三 冊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

撰 者 李 汝 珍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嚴

☆ E 七 六 四

鏡花緣卷之十五

第七十一回 觸舊事神往泣紅亭 聯新交情深凝翠館

話說師蘭言道。若據對聯兩句看來。大約薄命是不能免的。似還不至甚多。幸虧座上兩字。若把座字變成世字。那可不好了。據我參詳。要說個個都是福壽雙全。這句話只怕未必。大概總有幾位不足去處。莫講別的。只望望那個泣紅亭的泣字。還不教人鼻酸麼。妹子有句話奉勸。諸位姊姊。倒不必因此懷疑。古人說的最好。他道。但行好事。莫問前程。又道。善惡昭彰。如影隨形。無論大小事。只憑了這個理字做去。對得天地君親。就可俯仰無愧了。今日大家在此相聚。總是同年姊妹。非泛泛可比。諸位姊姊。若不嫌絮煩。妹子還有幾句話。卽如爲人在世。那做人的一切舉止言談。存心處事。其中講究。真無窮盡。若要撮其大略。妹子看來。看去。只有四句。可以做得一生一世良規。你道那四句。就是聖人所說的。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人能依了這個處世。我們閨閣。也可算得第一等賢人。這是爲人存心。應該如此。不應妄爲的話。至於每日應分當行的事。卽如父母尊長跟前。自應和容悅色。侍奉承歡。諸務仰體。曲盡孝道。古來相傳孝女甚多。如女媭緹縈之類。一使景公廢傷槐之刑。一使文帝除肉刑之令。皆能委曲用心。脫父於難。他如木蘭戍邊。以身代父。曹娥投江。終得父屍。他們行爲如此。其平時家庭盡孝之處。可想而知。所以至今名垂不朽。至於手足至親。眼前總以和睦爲第一。所謂和氣致祥。乖氣致戾。苟起一爭端。卽是敗機。如田家那顆紫荊。方纔分家。樹就死了。難道那樹曉得人事。因他分家。就要死麼。這不過是那

田家一股乖戾之氣。適值發作。恰恰碰在樹上。因此把個好好紫荊先就戾殺。他家其餘房產各物。類如紫荊這樣遭戾氣的。想來也就不少。雖說紫荊會死。房產不會死。要知房產分析。或轉賣他姓。也就如死的一樣了。紫芝道。妹子聞得田家這顆紫荊。是他自己要死。以爲警戒田家之意。姊姊怎麼說是戾死的。蘭言道。這話錯了。自古至今。分家的也不少。爲何不聞別家有甚樹兒警戒。難道那樹死後曾託夢田家。說他自己要死麼。即使草木有靈。亦決不肯自戕其生。從井救人。我說那樹當時倒想求活。無如他的地主已將頽敗。古人云。人傑地靈。人不傑。地安得靈。地不靈。樹又安得而生。總是戾氣先由此樹發作。可爲定論。紫芝道。怎麼別人分家沒見戾死過樹木。難道別家就無戾氣麼。蘭言道。戾死樹木。也是適逢其會。別家雖無其事。但那戾氣無影無形。先從那件發作頽敗。惟有他家自己曉得。人又何得而知。後來田家因不分家。那顆紫荊又活轉來。豈不是和氣致祥的明驗麼。諸位姊姊。剛纔妹子所說侍奉承歡至親和睦。這都是人之根本。第一要緊的。其餘如待奴僕。宜從寬厚。飲食衣飾。俱要節儉。見了人家貧困的。儘力周濟他。見了人家患難的。設法拯救他。如果人能件件依着這樣行去。所謂人事已盡。至於薄命誰言。座上無那句話。只好聽之天命。若任性妄爲。致遭天譴。那是自作孽不可活。就怨不得人了。衆人聽了。都道姊姊這話真是金石之言。錦雲道。以顏子而論。何至妄爲。不知他獲何愆。而至於天。蘭言道。他如果獲愆。那是應分該天的。夫子又哭他怎麼。就同歎那斯人也。而有斯疾也。一個意思。因其不應天。而天所以纔哭之。慟了。固云命也。然以人情而論。豈能自己。卽如他這論上泣字。自然也是當泣纔泣的。我們那裏曉得。錦雲望着衆人笑道。蘭言姊姊的話。總要駁駁他。纔有趣。剛纔他說善惡昭彰。如影隨形。我要拿王充

論衡福虛禍虛的話去駁他。看他怎麼說。蘭言道。我講的是正理。王充扯的是邪理。所謂邪不能侵正。就讓王充覲面。我也講得他過。況那論衡書上甚至鬧到問孔刺孟。無所忌憚。其餘又何必談他。還有一說。若謂陰騭文善惡報應是迂腐之論。那左傳說的吉凶由人。又道人棄常則妖興。這幾句不是善惡昭彰。明證麼。卽如易經說的積善之家必有余慶。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書經說的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這些話。難道不是聖人說的麼。近世所傳聖經。那墳典諸書。久經漸滅無存。惟這易經書經最古。要說這個也是迂話。那就難了。錦雲笑道。設或王充竟是這樣駁你。你卻何以對答。蘭言道。他果如此。我就不同他談了。錦雲道。敢是你辭窮麼。蘭言道。並非辭窮。我記得家語同那大戴禮都說。保蟲三百六十。聖人爲之長。聖人既是衆人之長。他的話定有識見。自然不錯。衆人自應從他爲是。況師曠言鳳翥鸞舉。百鳥從之。鳳爲禽之長。所以衆鳥都去從他。你想畜類尙且知有尊長。何況於人。妹子不去答他者。因他既以聖人爲非。自然不是我們保蟲一類。他自另有介蟲或毛蟲。另歸一類。我又何必費唇費舌去理他。這一番話。說得衆人齊聲稱快。錦雲道。若非拿王充去駁他。你們那裏聽這妙論。紫芝扶着茶几望史幽探。哀萃芳道。二位姊姊。你們可記得那論上說的。以史幽探。哀萃芳冠首者。那句話麼。這個坐位已是註定的。不必謙讓了。請坐罷。我們腿都站酸了。早些喫了飯。還要痛頑哩。幽探道。既是久已註定。我們姊妹更該親熱。序齒纔是。況且卽或我同萃芳姊姊坐了首席二席。只怕沉魚。錦心兩位姊姊也不肯就坐。三席四席罷。哀萃芳。紀沉魚道。我們謙讓的話。也不必再說。如果寶雲七位姊姊同蘭芝八位姊姊也照中式名次坐了。我們無不遵命。蘭芝道。衆位姊姊要教寶雲七位姊姊也按名次坐。他是主人。安有此理。這

是苦他所難了。至愚姊妹在舅舅家裏，既不能僭客，又是奉命陪客的。如四位姊姊坐過，自然該是文錦蘭言諸位姊姊，何必再讓。謝文錦道：這可使不得。妹子年紀甚輕，若這樣坐了，豈不教別位姊姊見怪麼？蔣春輝道：諸位姊姊看來這坐兒也難讓。妹子有個愚見，莫若除了主人，既是蘭芝八位姊姊在母舅府上，不肯僭客，索性也除了共除一十五位餘者，拈鬮何如？並且不論上下，就以東北第一坐拈起，至西南主席上一位爲末席。鬮兒雖按次序，坐位仍無上下。不然，要論席面，又要許多分派。諸位姊姊以爲何如？衆人都道：如此甚妙。寶雲明知難讓，只好依着衆人拈過之後，卻是陰若花第一。唐閨臣居末。婉如道：你看連這鬮兒也來湊趣。若花姊姊本是女兒國儲君，自應該他首坐，恰恰就拈了第一。紫芝道：閨臣姊姊拈在末席，怎講呢？婉如道：閨臣姊姊拈在末席，就如總結一句的意思。言在坐一百人，無非都是唐朝閨中之臣。紫芝不等說完，連忙搖手道：姊姊留神，莫教人聽見把舌頭割去。那纔是個累呢。說話間，大家挨次坐了。綠雲道：閨臣姊姊爲何眼圈通紅？只管滴淚，這是何意？莫非拈了末席，心中委屈麼？閨臣忙把眼淚揩了道：妹子何嘗落淚，剛纔被風吹了，所以如此。原來閨臣因大家談論泣紅亭之事，觸動思親之心，不覺酸鼻滴淚，恨不能立時飛到小蓬萊，見見父親，纔趁心願。正在傷悲，忽被綠雲看見，忙用言詞遮飾。衆人也就不略過了。若花道：幽探阿姊，妹子有句說話，我們都是同門而兼同年，大家理應親熱，不該客氣。纔是況異姓姊妹相聚，百人之多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佳話。剛纔諸位阿姊都不肯上坐，也不過因姊妹相聚，那裏論得客套。所以此刻按鬮而坐，無分上下，真是親熱之中，更加親熱。但既如此，還要阿姊向寶雲諸位姊姊說聲，送酒上菜，一切繁文也都免了，纔更見親熱哩。史幽探道：姊姊所言極是。於是大家

都向寶雲姊妹說過。不多時。丫環送了酒。又上了幾道菜。紫芝叫道。若花姊妹。你說異姓姊妹相聚。百人之多是古今有一無二的。這話我就不信。天地之大。何所不有。難道自古至今。就只我們聚過。這話不要說滿了。掌紅珠道。若花姊妹。這話並非無稽之談。妹妹不妨去查。無論古今正史野史。以及說部之類。如能指出姊妹百人相聚的。恐姊情願就在對面戲臺罰戲三本。紫芝道。我不信。我要查不出。也罰三本。衆人道。好了。無論那位輸贏。我們總有戲看了。紫芝想了半日。因走至卞濱五車樓上。把各種書籍翻了一陣。那裏有個影兒。只得掃興而回。蔣春輝道。妹妹。我勸你不必查了。認個輸罷。莫講百十人。就是打個對折也少的。我倒有哩。不但百十人。就是二三百人。我也找得出。你如請我三本戲。我就告訴你。紫芝道。與其請你三本戲。倒不如認輸了也罷。我就請你。你說出大家聽聽。學個乖也是好的。只怕未必有百十姊妹聚在一處。也未必有個憑據罷。春輝向若花道。妹子同紫芝妹妹說這話。姊姊莫要多心。因又向紫芝道。如何沒憑據。我們本朝那部西遊記。可是有的。西遊記上女兒國。可是有的。你到女兒國酒樓戲館去看。只怕異姓姊妹聚在一處的。還成千論萬哩。紫芝道。姊姊。我也不說。只教你自己想想。這幾句話可值得三本戲。春輝道。若說這個不值。你就展我一年限。等我也去謫出一部書來。那就有了。說的衆人都笑。少刻用過麵。寶雲道。妹子恐諸位姊姊用不慣早酒。不敢多敬。只好晚飯多敬幾杯罷。說着一齊茶罷。出席。彩雲道。妹子在前引路。衆位姊姊到園中遊玩遊玩。大家都跟着散步開行。未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清言以晉人爲最。恐輸這班女學士。蔬菴識

第七十二回 古桐臺五美撫瑤琴 白茱亭八女寫春扇

話說衆才女都到園中閒步。只見各處花光笑日，蝶意依人。四壁廂嬌紅姹紫，應接不暇。剛過了小橋曲水，又見些茂林修竹，步過幾層庭院，到了古桐臺。錦雲道：「諸位姊姊莫走乏了，請到臺上歇歇，吃杯茶罷。」衆人道：「如此甚好，都進了古桐臺。」這平臺是五間敞簷，兩旁數間涼閣，庭中青桐無數，壁上懸着幾張古琴。紫芝道：「我纔看見這琴，忽然想起前在公主府，只顧外面看紫瓊、紫菱二位姊姊下棋，後來纔知堯、堯春二位姊姊同公主彈琴，可惜妹子未得聽見。我想當日伏羲削桐爲琴，後來堯、舜都作過五絃琴。今二位姊姊香名皆取堯字，可見此道必精。妹子意欲求教，不知可肯賞臉？」井堯春道：「妹子這個名字，叫做有名無實，那裏及得堯、堯姊姊彈的幽雅。他纔名實相稱哩。」呂堯、堯道：「姊姊不必過謙。妹子前日原是勉強奉陪，今既高興，自然還要現醜。但舜英姊姊前在公主府，因天晚未及領教，聞得瑤芝姊姊背後極讚指法甚精，今日定要求教。」田舜英道：「不瞞姊姊說，彈是會彈兩曲，就只連年弄這詩賦，把他就荒疎了。所謂三日不彈，手生荊棘，設或彈的不好，休要見笑。」寶雲道：「瑤芝姊姊前日業已讓你躲懶，今日遇見知音，還不替我陪客麼？」瑤芝道：「妹子正要叨教，怎敢躲懶。但琴主人不來陪客，未免荒唐。素雲聽了，忙把兩手伸出道：「好姊姊，我並非躲懶，你看這兩手指甲，若剪去，豈不可惜？況有四位，儘够一彈，何必定要妹子。瑤芝也把手伸出道：「這兩年因要應試，無暇及此。那個不是一手長指甲？你是主人，既怕剪，我更樂得不剪了。」紫芝道：「你們二位姊姊不彈，豈不把瑤琴、素琴兩個好名色埋沒了？」瑤芝姊姊既肯陪客，素雲姊姊你是主人，何能推脫？」素雲無奈，只得命丫環把剪子取來，寶雲命人擺了琴桌，又焚了幾爐好香。紫芝道：「五

位姊姊。香都上了。快把腳修好。請登壇罷。素雲道。我同舜英姊姊。你罵一句也罷了。難道你家瑤芝姊姊。你也罵麼。紫芝道。妹子何嘗罵人。素雲道。我們三人在此剪指甲。你說把腳修好。豈非罵麼。紫芝道。原來姊姊聽錯了。我說把甲修好。並非把腳修好。甲者。指甲之謂也。姊姊奈何疑到我的履中乎。素雲道。好。這句罵的更好。我看你咬文嚼字的。太把科甲擺在臉上了。堯春道。我們現在共有五人。若每人各彈一套。須半天工夫。豈不誤了遊玩。此處琴既現成。莫若大家竟將平沙一套合彈。四位姊姊以爲何如。四人都道甚好。歸了坐。慢慢把絃調了。丫環送上茶來。衆人茶罷。也有站的。也有坐的。聽他五人彈的。真是聲清韻雅。山虛水深。兼之五琴齊奏。彩雲欲停。那些聽琴的姊妹。也都覺得驚鴻照影。長袖臨風。個個有凌雲欲仙之意。都道從未聽過五琴合彈。倒也有趣。師蘭言道。這可算得絕調了。言錦心道。五位姊姊這琴是撫的極妙。不必說了。我不喜別的。只喜蘭言姊姊絕調二字。真可抵得嵇叔夜的一篇琴賦。任你怎樣讚他撫的好。彈的妙。總不如這兩字批的簡潔。大家出了古桐臺。又往別處遊玩。紫芝道。我不喜別的。難得五個人竟會一齊住。因向井堯春道。剛纔五位姊姊彈過琴。此刻該弄五管笛兒吹吹。纔不缺典哩。堯春道。此話怎講。紫芝道。姊姊豈不聞俗語說的。牧童橫騎牛背上。短笛無腔信口吹。五位姊姊彈過琴。如今都變作牧童。難道不該弄個笛子頑頑麼。衆人都笑道。紫芝姊姊好罵。說話間。又遊幾處。行到一帶柳陰之下。桃杏已殘。四面田中。尚存許多菜花。並有幾個莊農老叟。在那裏也有打水澆菜的。也有牽牛耕田的。又有好些豬羊雞鴨。點綴那芳草落花。倒像鄉村光景。哀萃芳道。此地怎麼又有莊戶人家。寶雲道。這非鄉莊。是我家一個菜園。當日家父因家中人口衆多。每日菜蔬用的不少。就在此處買下這塊地。作爲

菜園並養些牲畜。每年滋生甚多。除家裏取用之外。所餘瓜果。以及牛馬豬羊之類。都變了價。以二分賞給管園的。其餘八分。慢慢積攢起來。不上十年。就起造這座花園。只見丫環來請諸位才女到白茱亭吃點心。史幽探道。方纔用麵。那裏吃得下。謝文錦道。此亭旣以白茱爲名。其中牡丹想來必盛。喫點心還在其次。何不前去看看牡丹。寶雲道。牡丹雖不甚多。各色湊起來。也有四五百株。還可看得不多時。過了海棠社。穿過桂花廳。由蓮花塘過去。到了白茱亭。只見姚黃魏紫爛漫爭妍。正是。

本來天上神仙侶 偶看人間富貴花

紫芝道。此處牡丹雖佳。未免有些犯諱。紀沉魚道。何以見得。紫芝道。牡丹人都叫作花王。若花姊姊是候補女兒國王。這花王二字。豈不犯諱麼。一齊進了亭子。只見燕紫瓊同易紫菱在裏面着棋。卞香雲同姚芷馨在旁觀陣。史幽探道。原來四位姊姊卻在此手談。怪不得半日不曾見面。四人連忙立起讓坐。衆丫環把點心預備。大家隨便坐下。一面吃點心。一面賞牡丹。把點心用過。錦雲意欲邀着到芍藥軒海棠社各處去頑。衆人因見亭內四壁懸着許多字畫。收拾的十分精緻。都不肯就走。見着這裏一攢。那裏一夥。圍着觀看。寶雲道。素日華芝妹妹同彩雲妹妹評論此處字畫。每每爭論。今日放着書香。文錦兩位姊姊乃欽定的書家。爲何倒不請教呢。華芝道。卻是前日赴宴。太后極讚他二位書法。妹子久已預備。今日要來求教。說着。從袖中取出兩把春扇。遞給書香。文錦道。拜煩二位姊姊替妹子寫寫。林書香道。不是妹子故做謙詞。其實寫的不好。前日不知怎樣合了聖意。這不過偶爾徼倖。姊姊若以書家看待。那就錯了。謝文錦道。妹子的字那裏及得巧文姊姊。去歲郡試。巧文姊姊是第一。他的書法。誰人不讚。那求寫對聯的。

也不知多少。誰知今年殿試，妹子倒在前列，真是慚愧。印巧文道：「去年郡考，那不過一時微倖，豈能做得定準。至求寫對聯的，不過因我們閨中字外面甚少，叫作物以罕爲貴，其實算得甚麼。前者殿試，字既不好，偏又坐的地方甚暗，兼之詩賦又不佳，能微倖不致名列四，因轉口道不致落第，已算萬幸。怎麼還說抱屈呢？」花再芳道：「據我看來，就是取在一等，也不過是個才女。難道還比人多個鼻子眼睛麼？」閔蘭蓀道：「就是四等，也不見得有什麼回不得家鄉，見不得爹娘去處。」寶雲望着芸芝、芳芝遞個眼色，二人會意，連忙望着再芳、蘭蓀道：「那邊芍藥開的甚佳，我們同二位姊姊看芍藥去。」拉着二人去了。這裏寶雲命人取了兩盒扇子，就在亭中設了筆硯，託書香、文錦、巧文三人替他寫。彩雲也取三把扇子，一把遞給褚月芳，一把遞給鍾繡田，一把遞給顏紫綃。剛要說話，紫綃笑道：「怎麼又要姊姊費心送咱扇子？」彩雲道：「姊姊休得取笑。我是求教的。」拜懇三位姊姊都替妹子寫寫。月芳道：「妹子的字如何寫得扇子？這是姊姊安心要遭踢扇子了。」鍾繡田道：「此時坐中善書的甚多，何苦卻要妹子出醜？」顏紫綃道：「咱妹子向來又無善書的名兒，爲何卻要見委，倒要請教？」彩雲道：「三位姊姊都不要過謙。若論書法，大約本朝也無高過三位府上了。」月芳姊姊府上千字文，繡田姊姊府上靈飛經，紫綃姊姊府上多寶塔，這是誰人不知，豈非家傳，還要謙麼？」月芳同繡田道：「我家祖父雖都有點微名，我們何能及得萬分之一？既是姊姊諄諄見委，須先說明。可是姊姊教我們寫的？」紫芝在旁道：「不妨，你們只管寫，如寫壞了，我來拜領。」我還要請問彩雲姊姊，你纔所說褚府千字文，鍾府靈飛經，那都是人所共知的，不必說了。至於顏府這多寶塔，不知是誰的大筆，妹子卻未見過。」彩雲笑道：「妹妹莫忙，再遲幾十年，少不得就要出世。」顏紫綃道：「咱家多寶塔還未出世，姊姊

姊卻要咱寫。豈非苦人所難麼？莫若咱去託人替你畫畫。何如？彩雲道：如此更妙。紫綃拿着扇子向陽墨香道：姊姊替咱畫畫罷。墨香道：妹子何嘗會畫。紫綃笑道：姊姊好記性。昨日所說長安送別圖，你倒忘了。墨香道：吓，原來你是曉得的。我也要預先說明。如畫壞了，可要姊姊賠他扇子。登時衆丫環各處擺了許多筆硯。墨香把扇子接過道：此時顏料不便，只好畫個墨筆罷。彩雲道：我家錦雲妹妹向來最喜學畫。顏料倒是現成，並且碟子碗兒多的很哩。錦雲道：我已教人取去了。不多時，丫環把顏料碟子取來，擺了一桌。卻是無一不備。墨香調了顏色，提起筆來，畫了許多竹子。衆人在旁看着，個個道好。墨香道：諸位姊姊且慢讚好。去年妹子郡考，聞得本處有好幾位姊姊都撇的好蘭畫的好畫。可惜名姓我都忘了。今日座中同鄉人卻有，但不知那位會畫。彩雲道：難道姊姊這樣善忘，連一個也想不出。墨香停着筆，猛然想起道：我還記得一位姓祝的，不知可是題花姊姊。祝題花在旁笑道：不是。紫芝道：衆位姊姊莫信他。一定會畫。他若不會，爲什麼帶着笑說哩？這笑的必定有因。說罷，同寶雲要了一把扇子，夾他畫。題花接了扇子道：紫芝妹妹倒說的好。難道不教我笑着說，卻教我裝個鬼臉兒罷？妹妹且莫忙。我問你可喜畫個絕妙美人。紫芝道：除了別人，如不歡喜美人，你只管罵。題花道：既如此，爲何放着我家麗娟表妹，倒不請教呢？你只看他尊名，就知他美人畫的如何。前日我在公主跟前要保舉他，他再三懇我，所以未說。今日可脫不掉了。白麗娟道：妹子名字固與美人二字相合，難道姊姊的花卉也不與尊名題花二字相合麼？豈但姊姊就是銀蟾姊姊、草蟲、鳳雛姊姊、禽鳥、蕙芳姊姊、蘭花，也未有不與本名相合。若論本鄉閨秀，都可算得獨步了。譚蕙芳道：妹子的蘭花那纔混鬧哩。從未經人指教，不過自己一點假聰明，豈能入得賞鑒。

張鳳雛道：妹子的翎毛，更是無師之傳，隨筆亂畫，算得甚麼？辛銀蟾道：要拿妹子的草蟲，也算畫，真是慚愧。姊姊何苦把我也拉出來？只見錦雲又命丫環取了許多畫碟，擺在各桌。紫芝把寶雲盒內扇子取出，四把道：四位姊姊莫謙了，都替妹子畫畫罷。題花姊姊在那裏倒要畫完了，大家只得各接一把，分着畫去。這邊林書香因閨臣提起當日曾見紅紅，亭亭寫的女誠璇璣圖甚好，同寶雲要了兩把扇子，託他二人寫。紅紅道：當日妹子寫那扇子，因迫於先生之命，這種筆墨，豈可入得姊姊法眼？亭亭道：沒奈何，我們只好班門弄斧。綠雲也拿一把扇子，遞給顏紫綰道：剛纔彩雲姊姊託你寫扇子，你卻轉託別人替你畫。如今妹子這把扇子，可要賞臉了。紫綰只得接了。同紅紅亭亭一桌寫去。紫芝走到圍棋那桌，只見紫瓊同易紫菱對着手拈冷玉，息氣凝神。卞香雲同姚芷馨靜悄悄的在旁觀陣。紫芝道：原來四位姊姊卻在這裏下棋。今日這琴棋書畫，倒也全了，就只紫瓊、紫菱二位姊姊，特把芷馨、香雲兩個姊姊拉來觀陣，未免取巧。紫瓊一面下棋，一面問道：爲何取巧？紫芝道：芷馨姊姊是馨，香雲姊姊是香，既有馨香在跟前，就如點了安息香一般，卽或下個臭着兒，也就不致熏人。若不如此，此地還坐得住麼？易紫菱聽了，不覺好笑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有色、有才、有技，萃於一時，靈秀不鍾於男子，信然。疏菴識。

第七十三回 看圍棋姚姝談奕譜 觀馬弔孟女講牌經

話說易紫菱笑道：這紫芝妹妹真會取笑，怪不得公主說你啣氣。紫芝道：芷馨姊姊既喜觀陣，自然也是高棋了。姚芷馨道：不瞞姊姊說，妹子向在外洋，除養蠶紡機之外，惟有打譜，或同蘅香姊姊下下棋，雖說

會下。就只駛些。每日至少也下百十盤。香雲道。就是隨手亂丟。一日也不能這些盤。芷馨道。我們這棋叫作跑棋。彼此飛忙亂趕。所以最快。香雲道。依我說。姊姊既要下棋。到底還要慢些。譜上說的多。算勝少。算不勝。如果細細下去。自然有個好着兒。若一味圖快。不但不能高。只怕越下越低。俗語說的好。快棋慢馬。弔。縱高也不妙。圍棋犯了這個快字。最是大毛病。紫瓊道。時常打打譜。再講究講究。略得幾分意思。你教他快。他也不能。所以這譜是不可少的。芷馨道。妹子打的譜都是雙飛燕。倒垂蓮。鎮神頭。大壓樑之類。再找不出小鐵網。在那譜上。香雲道。倒像甚的武庫。有這式子。你問他怎麼。芷馨道。妹子下棋。有個毛病。最喜投個小鐵網。誰知投進去。再也出不來。及至巴巴結結活一小塊。那外勢全都失了。去年回到家鄉。時常下棋解悶。那些親戚姊妹。都知妹子這個脾氣。每逢下棋。他們就支起小鐵網。妹子原知投不得。無如到了那時。不因不由。就投進去。因此他們替妹子取個外號。叫做小鐵網。姊姊如有此譜。給妹子看看。將來回去。好去破他。紫菱道。妹子當日也時常打譜。後來因喫個大虧。如今也不打了。紫芝道。怎麼打譜倒會吃虧呢。紫菱道。說起來倒也好笑。我在家鄉。一日也是同親戚姊妹下棋。下未數着。竟碰到譜上一個套子。那時妹子因這式子變着兒。全都記得。不覺暗暗歡喜。以爲必能取勝。下來下去。不意到了要緊關頭。他卻沈思半晌。忽然把譜變了。所下的着兒。都是譜上未有的。我甚覺茫然。不知怎樣應法。纔好。一時發了慌。隨便應了幾着。轉眼間。連前帶後。共總半盤。被他喫的乾乾淨淨。紫芝道。姊姊那時心裏發慌。所下之棋。自然是個亂的。那幾個臭着兒。被他吃去。倒也無關緊要。我不可惜別的。只可惜起初幾個好譜。着兒也被他吃去。真真委屈。所以妹子常說。爲人在世。總是本來面目最好。卽如姊姊這盤棋。起初下時。

若不弄巧鬧什麼套子。就照自己平素着兒下去。想來也不致吃個罄淨。就如人家做文。往往竊取陳編。攘爲己有。惟恐別人看出。不免又添些自己意思。雜七雜八。強爲貫串。以爲掩人耳目。那知他這文。就如好好一人。渾身錦繡綾羅。頭上卻戴的是草帽。腳上卻穿的是草鞋。所以反覺其醜。如把草帽草鞋。放在粗衣淡服之人身上。又何嘗有什麼醜處。可見裝點造作。總難遮人耳目。只見素雲同井堯春走來。望一望道。我這紫芝妹妹話匣子要開了。有半天說哩。我們還是彈琴去罷。堯春道。如此甚好。但此地過於熱鬧。我們須找靜些地方纔好。於是約了呂堯裳。田舜英。孟瑤芝。仍到古桐臺去。適值陰若花。田秀英。從海棠社走來。堯春素聞二人彈得一手好琴。攜了二人一同來到古桐臺。七個人彈琴的彈琴。講究指法的講究指法。正在說笑。只見紫芝也走來。井堯春道。妹妹那段草帽講完麼。紫芝道。那話不過隨嘴亂說。長也由得我短。也由得我。比不得諸位姊姊撫琴。定要整套彈完纔歇哩。呂堯裳道。妹妹將來何不學學。如學會了。到那風清月朗時候。遇見知音。大家彈彈。倒是最能養心。最可解悶的。在我們閨中。真可算得良朋益友。就是獨自一人。只要有了他。也可消遣的。紫芝道。正是。剛纔妹子聽你們五琴合彈。到得末後。正在鬧熱之際。猛然鴉雀無聲。恰恰一齊住了。實在難得。我至今還是佩服。瑤芝笑道。諸位姊姊。你說紫芝妹妹這話。可是外行。不是外行。他且不講人家撫的好。只說五個人難得一齊住。也不想人家既會彈。難道連個彈完還不知道麼。紫芝道。妹子也曾學過。無奈學了兩天。泛音總是啞的。因此不甚高興。往常瑤芝姊姊同素雲姊姊彈時。我去問問。他們總不肯細心教我。說我性子過急。難以學會。我實不服。請教這個泛音究竟怎樣纔響。秀英道。若論泛音。也無甚難處。妹妹如要學時。記定左手按絃。不可過重。亦不

可太輕。要如蜻蜓點水一般。再無不妙。其所以聲啞者。皆因按時過重。若失之過輕。又不成爲泛音。蜻蜓點水四字。卻是泛音要訣。紫芝道。泛音既有如此妙論。爲何譜上都無此說。他卻祕而不宣。是個什麼意思。瑤芝道。他那譜上單論八法。儘够一講。那還說到這個。況且他又怎能曉得有人把個泛音算做難事呢。田舜英道。妹妹要學泛音。也不用別法。每日調了絃。你且莫彈整套。只將蜻蜓點水四字記定。輕輕按絃。彈那仙翁兩字。彈過來也是仙翁仙翁。彈過去也是仙翁仙翁。如此彈去。不過一兩日。再無不會的。若花道。阿妹把泛音會了。其餘八法。如擘、托、勾、踢、抹、挑、摘、打之類。初學時倒像頭緒紛紜。及至略略習學。就可領略。更是不足道的。紫芝道。還有幾句歌訣。這兩年沒去弄他。我倒忘了。不知共有幾句。秀英道。歌訣雖有八句。第一卻是彈欲斷絃方入妙。按令入木始爲奇。這兩句是要緊的。此訣凡譜皆有。你細細揣摩。自能得其大意。紫芝道。姊姊。你說泛音要如蜻蜓點水一般。我要請姊姊彈個樣兒。我也好彈。秀英隨即按着絃。仙翁仙翁彈了一陣。紫芝也按着絃。彈了幾聲。誰知按不得法。仍是啞音。不覺着急道。秀英姊姊。莫是這絃也有嘴眼罷。你們按的得法。按了他的眼。所以有聲。我按的不得法。按了他的嘴。所以啞了。只好懇那位姊姊。要像先生教學生寫字樣子。用個把筆法兒。把我纔好。瑤芝道。不知六位姊姊當日學時。可有這個把法。真是學個琴兒。也是古怪的。若花笑道。阿妹過來。我來把你。於是把着紫芝兩手。又彈一陣。仙翁把多了多時。紫芝道。我會了。若花把手放開。隨他自彈。果然彈的竟成泛音。紫芝道。你們且彈。我去去就來。說罷。來到白茱亭。向紫雲道。他們寫字的寫字。畫畫的畫畫。下棋的下棋。彈琴的彈琴。我們也想什麼頑的。纔好。不然這許多姊姊。不要悶氣麼。紫雲道。今日人多。據我主意。須分幾樣頑法。莫若我們